



世界与中国： 《罗莎·卢森堡全集》出版的现状与展望

【编者按】罗莎·卢森堡是第二国际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激进左派、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的创始人之一。列宁曾经高度地评价罗莎·卢森堡,指出:“她的生平和她的全部著作对教育全世界好几代共产党人来说都将是极其有益的。”同时,列宁也指责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延缓出版罗莎·卢森堡的全集。事实上,在列宁去世后,罗莎·卢森堡的全集在很长时间内都无法得到整理和出版。这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一是罗莎·卢森堡的很多著作、笔记和书信都被封存起来了;二是罗莎·卢森堡的思想被大多数的理论家误读,没有理解这些思想的当代价值。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两个原因才不再存在了。先是人们从新一轮的全球化运动中看到了罗莎·卢森堡思想的价值,开始重新研究和评价罗莎·卢森堡的思想,这一研究推动了罗莎·卢森堡著作的重新编辑和出版;其次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封存在德国和俄国国家文献中心的罗莎·卢森堡的重要著作、笔记和书信解密了,为罗莎·卢森堡思想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文本根据,同时,也为人们编辑和出版罗莎·卢森堡的全集著作提供了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罗莎·卢森堡全集》的编辑和出版就成为了当代罗莎·卢森堡思想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受到世界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关注。

最早启动《罗莎·卢森堡全集》编辑和出版工作的,是德文版《罗莎·卢森堡全集》。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德国罗莎·卢森堡基金会陆续地将新发现的材料补充至20世纪70年代东德出版的《罗莎·卢森堡著作全集》和《罗莎·卢森堡书信全集》之中。至2015年为止,这两个《全集》都已经由原来的5卷扩展到6卷,余下的《罗莎·卢森堡著作全集》第7卷和第8卷正在编辑中,预计于2016年和2017年出版。这样,德文版《罗莎·卢森堡全集》的编辑和出版工作就基本完成了。《罗莎·卢森堡全集》的英文版于2011年开始启动,准备出14卷,到2015年为止已经出版了第1、第2两卷。除此之外,日文版和法文版的《罗莎·卢森堡全集》的出版也在酝酿之中。

2014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将“罗莎·卢森堡著作的整理、编辑和研究”列为重大招标课题,并于当年立项。这是中国罗莎·卢森堡思想研究中的一件大事,也是世界罗莎·卢森堡思想研究中的一件大事。为了做好这一工作,武汉大学于2015年7月30—31日举办了“罗莎·卢森堡著作的研究和出版国际学术研讨会”。现选择其中的有关论文以笔谈的形式发表出来。

罗莎·卢森堡——意象杂陈^①

熊 敏

一、从策兰^②的两首诗谈起

策兰曾经写过一首晦涩难懂的诗歌《你躺在》：

你躺在巨大的耳廓中，/被灌木围绕，被雪。/去普韦尔，去哈韦尔河，/去看屠夫的钩子，/那红色的被钉住的苹果/来自瑞典——/现在满载礼物的桌子拉近了，/它围绕着一个伊甸园——/那男人现在成了筛子，那女人/母猪，不得不在水中挣扎，/为她自己，不为任何人，为每一个人——/护城河不会溅出任何声音。/没有什么/停下脚步。

这里要强调的是，最后两段实际上是对一段历史细节的真实再现：1919年1月15日，带有犹太血统的德国左翼政治家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被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杀害。在当年对凶手的所谓“审判”中，当法官问及李卜克内西是否已死了时，证人的回答是“李卜克内西已被子弹洞穿得像一道筛子”；当问及罗莎·卢森堡时，凶手之一、一个名叫荣格的士兵（正是他在“伊甸园”旅馆里开枪击中罗莎·卢森堡，并和同伙一起把她的尸体抛向护城河）这样回答：“这个老母猪已经在河里游了。”

诗人直接把刽子手的语言如“母猪”之类用在诗中，产生出一种强烈的冲击力。“读了这首诗，最刺伤我们的，也正是那在护城河中上下挣扎的‘母猪’这个意象。它永远留在我们读者的视野中了。”^③事实上，这首诗是对德国右翼一连串残忍谋杀行为和德国人对此保持沉默的悲观的评论。作为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策兰虽然没有亲身经历卢森堡、李卜克内西生前的那个时代，却深知类似时代的残酷和身处其间的苦楚，否则卢森堡的形象不会数次出现在他的哀歌中。他认定这两个相隔不远的时代必然存在着某种联系，为之深感无力和沉痛。而这种联系亦已为历史学家们一再确认：“所有历史都具有开放性，因为，以1918年的视角来看，1933—1945年降临到德国、欧洲和全世界头上的灾难是无法避免的。”^④“霍亨索伦王朝下的德意志帝国在她的被暗杀中庆贺了它的最后一次胜利，而对于纳粹德国而言，则是它的第一次胜利。”^⑤

与卢森堡相关联的还有一首更早的《凝结》：

还有你的/伤口，罗莎。/而你的罗马尼亚野牛的/犄角的光/替代了那颗星/在沙床上，在/滔滔不绝的，红色——/灰烬般强劲的/枪托中。

在这首诗中，触目的伤口、野蛮的枪托和她在书简中曾经提到的受难的动物凝结在一起，肉体的毁灭与精神的光芒交相映现。与前诗相比，除了具有同样的难言的悲愤，又似乎多了些对人性的期许和希望，这期许和希望恰恰是卢森堡的人格力量所带来的。

总体上，策兰的这两首诗为我们呈现出的意象是，罗莎·卢森堡作为革命的犹太知识分子和作为理想个人，既为现实世界所驱逐，同时又为它带来人性的微光。

二、孤独的异邦人^⑥

策兰的两首诗都涉及罗莎·卢森堡的悲剧性死亡，但她的命运不是纯粹个体的，而是与她相类的同

①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2722013JC003)

② 保罗·策兰，原名安切尔，1920年生于奥地利一个讲德语的犹太血统家庭，全家在纳粹统治时期被关进集中营，仅他自己脱难，并于战后定居巴黎。他以《死亡赋格》一诗成名，震动诗坛。1970年自杀。

③ 王家新：《在你的晚脸前》，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84~85页。

④ 雷塔拉克：《威廉二世时代的德国》，王莹、方长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62页。

⑤ 张亮、熊婴：《伦理、文化与社会主义——英国新左派早期思想读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41页。

⑥ 学者林贤治曾写作《嗜血的红色罗莎》，并收入到《孤独的异邦人》(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一书。笔者在此借用这一用语。

一犹太族群共同遭受的命运，无论是在1919年还是在1933年。从十月革命爆发不久后当时欧美政治家们的评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义愤填膺地指证犹太民族与革命原罪的密切关联。例如，在1920年2月《星期日先驱报》一篇题为《犹太复国主义对阵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文章中，丘吉尔写道：“犹太人发起的运动早已屡见不鲜。从斯巴达克斯—魏斯豪普特到卡尔·马克思，再到（俄罗斯的）托洛茨基、（匈牙利的）库恩·贝拉、（德国的）罗莎·卢森堡和（美国的）艾玛·戈德曼……他们一直阴谋在全世界推翻文明，以发展受阻、嫉妒的恶意和不可能实现的平等的基础上重建社会。”^①从此，犹太革命家与阴谋家的形象根深蒂固地印刻在人们的脑海里，同时演化为一个几乎无法打破的诅咒。而且即至今日，在许多欧洲人的脑海里仍然存有这样的印象。王昭阳在他的旅欧札记中，“慢慢发现有些不便随意触碰的话题”，“某些久远的、隐忍的、深入骨髓的憎恨，开始冒出污黄色的气泡。不是完全针对解体了的苏联，或是消散了的红色意识形态，更多更主要的，是针对托洛茨基和罗莎共同的种族。”“不止一个人悄悄地告诉我，欧洲20世纪的战争与革命，千万人无辜死亡的大灾难，总归与‘他们’有关。不论是金融大亨，还是赤色激进分子，‘他们’总是要破坏和瓦解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因为‘他们’最习惯的生存方式，是悄悄寄生于另一个国家。”^②

与刻骨而褊狭的族群仇恨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汉娜·阿伦特与伊萨克·多伊彻从正面对这一问题的回应。阿伦特在其关于卢森堡的书评中，十分赞赏内特尔提炼的波兰犹太人“同龄群体”概念，认为卢森堡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能够卓尔不群，恰恰是源于“同龄群体”对她的无条件支持，而卢森堡本人也对这个“同龄群体”有着强烈的归属感^③。在《作为思想家和革命者的游荡的犹太人》一文中，伊萨克·多伊彻将卢森堡等人界定为行走于边界，既在犹太人之中、又在犹太人之外的那类伟大的革命者，并这样阐释他们与革命之间的关联：“作为犹太人，他们仔细地研究不同的文化、宗教与民族文化的界限，在这一点上他们是先天优越的。他们在不同的时代的界限中出生和长大，他们的思想在最丰富的文化影响相互交结与哺育的地方成熟起来，他们生活在他们尊敬的民族的边缘或者每个角落。他们是社会中的每一个人，但是又不在社会中，他们是社会中的人，但又不是社会中的人。正是这一点使他们超出他们的社会、超出他们的国家、超出他们的时代与同代人而在思想上崛起，并从精神上开辟了广阔的新视野而且深深地影响到未来。”^④伊萨克的这个分析相当精辟，也的确适用于罗莎·卢森堡本人。从个人经历来看，卢森堡从幼年起即身处波、俄、德三种文化的交互浸淫之中，却又始终与它们保持疏离。波兰是她名义上的祖国，却将她驱逐出境；她因参与1905年的俄国革命而遭被捕，1917年俄国革命爆发时她正深陷牢狱，却富有远见地阐发了她对革命和社会主义民主遭到扭曲的担忧；她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身心俱疲，并以与之决裂告终。正因如此，“所有这些伟大的革命家极易受到攻击。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作为犹太人是无根的；但是在某些方面，他们又是那么的唯一，因为他们在思想传统和他们时代的最高贵的志向向上又有着最深层的根源。然而，只要宗教的不宽容或民族主义情绪方兴未艾，只要教条主义的狭隘思想和狂热获胜时，他们就是第一批受害者”^⑤。

然而，阿伦特和伊萨克所描述的只是专属于某类犹太人的特质吗？或许从广义上来看，它同时也是大多数开创者和革命者的一般特质。

三、丰满的革命者

有些人的意义主要存在于他们给世界增添的作品之中，而不在于他们在世界中扮演的角色。罗莎·卢森堡则不同。历史于她而言绝不仅仅是必不可少的背景；相反，它就像一道白光从卢森堡这面

①胡徽编译：《丘吉尔另一面：曾想信奉伊斯兰教 赞赏希特勒侵略》，载 http://www.cankaoxiaoxi.com/mil/20150128/643194_sht-mil,2015-01-28。

②王昭阳：《与故土一拍两散》，中信出版社2013年，第106~107页。

③汉娜·阿伦特：《黑暗时代的人们》，王凌云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5页。

④张亮、熊婴：《伦理、文化与社会主义——英国新左派早期思想读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36~237页。

⑤张亮、熊婴：《伦理、文化与社会主义——英国新左派早期思想读本》，第241页。

棱镜中穿越和折射,在随之而来的光谱中,我们能够获得一个完整的生命个体和世界^①。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的时代,但凡言及卢森堡,必然会强调其犯有错误却又语焉不详,必然会将她置于以所谓的“正统马克思主义”为衡量标准的参照系对她加以贬抑。这时,卢森堡只能被呈现为一个扁平的纸人,人们完全看不到她内心的丰富。然而,“在任何时候人都应该活得丰满”^②,因此当她在狱中将青山雀的叫声当作一种甜蜜的慰藉时,当其为拯救了一只将死的大孔雀蝶而兴奋不已时,当其为罗马尼亚水牛受虐而流泪时,她就不再是一个单面的符号,而成为我们心中一个亲近的人。诚如林贤治所言,仅仅阅读她的政论,哪怕是一度遭禁的《论俄国革命》,也并不代表理解了她的全部;只有结合她的《狱中书简》,她作为革命者的形象才是大致完整的,因为她在《论俄国革命》中的立论“必与她对鸟儿,土蜂,蓬草的情感相关联”^③,因为只有在这样的整体中,我们才能讶异于“一个一刻也离不开现实斗争的人是如此地喜欢古典,一个投身于政治运动的人是如此地喜欢安静,一个坚强如钢、宁折不变的人是如此地喜欢柔美,一个以激烈不妥协著称的人是如此地博爱、宽容!——这就是“嗜血的‘红色罗莎’!”^④而如此呈现出来的卢森堡,不但具有明确的政治信念和道德原则,而且富于同情心、人性和丰饶的诗意。

卢森堡呈现给我们的革命者形象显然是非典型甚至是“颠覆性”的,但也是最丰满和真实的。她最初只是要“做个好人,意味着必要时快乐地将自己的生命投入‘死亡的怀抱’,而与此同时,醉心于每一个明亮的日子,每一朵美丽的云彩”^⑤。

四、永生者

“‘柏林秩序井然!’你们这些麻木不仁的刽子手!你们的‘秩序’是建立在沙滩上的。明天革命就将‘隆隆地再次冲天而起’,吹着军号,令你们胆战心惊地宣告:我过去这样,现在这样,将来依然这样!”^⑥这是卢森堡生前写下的最后文字,其后如她所希望的,死在了战斗岗位上。

然而,她真的死去了吗?如同她在文章中宣告的革命永续,卢森堡的思想和精神也在以不同的方式得以延续。

委内瑞拉已故前总统查韦斯曾引述卢森堡在《论俄国革命》中对社会主义民主的阐发,声称“批评能够保障社会主义在实现过程中所需要的流畅:如果批评被信条所取代,社会主义就将不可避免地停滞”。“因此,我们欢迎对我们的社会主义经验进行批评讨论的所有空间。”^⑦卢森堡在世时,她的资本积累理论即使在马克思主义的内部阵营中亦少有人认同,在半个世纪后却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的赞誉,他认为“在马克思之后的时代里,只有少数几个人能够改进和完善马克思的分析,罗莎·卢森堡便是其中之一”^⑧。她也活在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爱情誓言中:“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指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那样,一同上断头台。”^⑨更为重要的,她活在越来越多如你我一般的普通人的心中,敦促人们对一切“固定的东西”进行反思。

阿伦特所期待的“对罗莎生平和事迹的姗姗来迟的承认”^⑩早已实现,但仅仅承认,还只是停留于与历史的“清结”^⑪。也许更好的方式是,让她成为我们脚下的“绊脚石”^⑫,成为我们永志不忘、哀伤而甜蜜的记忆!

①部分语出汉娜·阿伦特:《黑暗时代的人们》,第28~29页,但有改动。

②罗莎·卢森堡:《狱中书简》,傅惟慈等译,花城出版社2007年,第86页。

③筱敏:《捕蝶者》,花城出版社2007年,第83页。

④林贤治:《孤独的异邦人》,第166~167页。

⑤罗莎·卢森堡:《狱中书简》,第70页。

⑥《卢森堡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578页。

⑦乌戈·查韦斯:《从第一行开始:查韦斯随笔》,刘波、范蕾、王帅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第94页。

⑧萨缪尔森:《中间道路经济学》,何宝玉译,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14页。

⑨董桥:《英华沉浮录》第6册,海豚出版社2012年,第167页。

⑩汉娜·阿伦特:《黑暗时代的人们》,第49页。

⑪这一说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海姆佩尔首先提出来,并广为接受,它意味着与过去达成协议,与历史做出了断,而不是真正彻底的清算。参见王家新:《在你的晚睡前》,第83页。

⑫德国艺术家冈特·戴姆尼于1996年发起“绊脚石”项目。这些地砖作为小型纪念碑,铺在纳粹时期受难者(通常是犹太人)生前居所的前面,以纪念他们并警醒人们牢记这段历史。

关于《罗莎·卢森堡全集》英文版的编辑和出版

Peter Hudis [著] 秦蔡思遐 [译]

—

如果没有对卢森堡贡献的多维性——作为理论家、活动家及其独特的人格——的认识，就很难翻阅，更别说研究她的著作了。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曾这样说道，“我感觉到，简言之，如同瓦迪斯瓦夫·海涅(Wladyslaw Heine)所说的一种‘说点有分量的东西’的需要……我觉得我的体内有一个正在成长的新鲜而别致的消解了寻常公式和模式的形式……我确信那里有些什么，必定有些什么即将诞生。”^①

罗莎·卢森堡对于她所说的“拥有无限可能性的领域”的追求对于每一个曾读过她的重要政治著作——如《社会改良还是革命?》、《群众罢工、党和工会》和《论俄国革命》——以及她的许多不那么出名的关于那个时代的政治问题的文章、演讲和论文的人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不同于她同时代的哲学家，卢森堡不仅强烈地批评了资本主义的惨无人道，也批评了那些在她看来是被误导的、试图取代资本主义的激进努力。她认识到，只有通过彻底的群众参与和民主进程——这个进程包括受压迫^②的多数打破选举政治和革命盲动主义的模式而主动参与进来，资本主义才会被取代。这个看法定义了20世纪的绝大多数旨在改变社会的努力，也成功预见了许多女权主义者、生态主义者以及“占领华尔街”的那些活动家们的愿望，让他们在21世纪努力去避免以往所犯的错误。毫无疑问，即便我们只是单纯地从作为政治理论家的罗莎·卢森堡的角度去看，她的遗产也强有力地说明了我们的生活和现时代。

同时，卢森堡决不仅仅是一个政治理论家。无论是在同时代还是在20世纪最杰出的经济理论家中，她都毫无疑问是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事实上我想说，卢森堡“说点有分量的东西”的努力最有力地体现在她的4本主要著作——《论波兰的工业发展》、《国民经济学入门》、《资本积累论》和《资本积累——一个反批判》——都集中在经济问题上。每一本都涉及对经济现象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从整体来看，它们体现了最广泛的、从未被研究过的资本主义内在的全球扩张趋势。既然我们正生活在资本扩张至整个世界的历史时刻，我们显然不能将其经济著作排除在对她的多维认识之外。

然而，仅仅从政治和经济理论家的角度来理解卢森堡还不足以概括她的全部贡献，因为她同时拥有着令全世界人们神往的独立人格，即使对不认同她政治思想的人也不例外。没有思想家仅仅是他们诉诸笔端的思想的集合，在他们的思想背后，始终存在着一个个真实的个体，而很少有人能像卢森堡一样迷人而独特。她渴望在男性主导的第二国际中获得领导地位，却拒绝接受被限制在“妇女问题”上的工作。她是一个严肃的经济分析家，乐于在最专业的层面上探索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理论，却也时常将自己称为理想主义者，因为“我不认为在德国工人运动中做一个理想主义者是愚蠢的”^③。她是一个坚定的政治活动家，却又无法放弃自身对于自然界和人类文化的迷恋。正如她在信中所说，“我无法将物质和精神分离开来”^④。

还有一个重大的理由可以解释卢森堡的生平和著作为何在今天变得尤其重要。这是由于她以某种方式为人们对抗、批判和克服今天正困扰着反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深刻的危机而在方向和动力

① Rosa Luxemburg. “To Leo Jogiches”, April 19, 1899. in *Gesammelte Briefe*. Berlin: Dietz Verlag, Band 1, 1989, p. 307. 瓦迪斯瓦夫·海涅是卢森堡在苏黎世大学写论文时一起念书的波兰同伴。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Poland*.

② 作为一项极富价值的工作给予了卢森堡关于这个概念的重要启示。参见 David Fernbach (eds.). *In the Steps of Rosa Luxemburg*.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11.

③ Rosa Luxemburg. “Letter to Jeo Jogiches”, May 1, 1899. in Georg Adler, Peter Hudis & Annelies Laschitzka (eds.). *The Letters of Rosa Luxemburg*.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Books, 2011, p. 118.

④ Rosa Luxemburg. “Letter to Clara Zetkin”, September 27, 1908. in Georg Adler, Peter Hudis & Annelies Laschitzka, ed. *The Letters of Rosa Luxemburg*, p. 269.

上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资源。

今日的危机深深地根植于这样一个事实,即那些仍然自称为“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和派别很大程度上是在现实资本主义社会贫瘠和乏善可陈的模式内部运作的。当下我们正处于缺乏想象力的危机之中,似乎只有极少数人愿意从革命的视角去批判现存资本主义世界的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我们需要打破这种统治模式,它仅仅以经济学的统计数字、数量上的产出以及技术上的革新来衡量“进步”,却忘记了或者说悬置了那些与人类解放相关的最基本的问题:“人之为人意味着什么”;“我们怎样才能释放出个体的创造性潜能”;“什么样的社会关系才是最有利于人类本质的实现的”?

我们这个时代的危机是由于缺乏取代一切形式的资本主义的解放性替代方案所造成的。现当代一直缺少某种东西,而这种东西应当是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能够释放和表达出来的。卢森堡广泛的理论和实践工作,以及她努力想“说点有份量的东西”的与众不同的独立人格,在这个黑暗的时代可以引导我们对解放方案进行重构,而这个解放方案是以脱离教条、传统和乏味论证的束缚,解放我们的心灵作为开端的。

卢森堡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我们只能通过将它作为整体来看待才能充分理解它的意义。关注其遗产的某一方面而忽略其它方面当然是可能的——比如在牺牲她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考查她的政治著作,或者在牺牲她的政治著作的基础上考查她的经济学著作,抑或是在牺牲她独特个性的基础上考查她的政治和经济学著作。但是,这样做的代价是巨大的,因为它使我们不能以她所希望被看待的方式——作为“拥有无限可能性的领域”——去理解她。如果我们将卢森堡的遗产碎片化,我们就无法把握罗莎·卢森堡在现时代的意义,正如如果我们仅仅关注马克思所做工作的某一个方面而忽略其它,我们就无法把握马克思主体思想的内在一致性一样。

二

基于这个原因,我们决定出版一套英文版的《罗莎·卢森堡全集》。在过去的20年里,有许多迹象——比如大量的研讨会、论坛、著作、论文及剧作——表明英语国家中人们对卢森堡的兴趣与日俱增。然而,就她本人的著作而言,大量专著要么从未被翻译成英文,要么存在缺陷或已经过时。截至目前,至少75%的德文版《罗莎·卢森堡全集》的资料从未被翻译成英文,其中甚至包括其开创性的著作《国民经济学入门》的全本。超过80%的信件从未以任何形式的英文版本发行过,而罗莎·卢森堡关于波兰马克思主义运动的著作也几乎从未被翻译成英文。此外,许多多年前发行的英文版原著——如《资本积累论》和《论俄国革命》——也已经过时或存在严重缺陷。为此,英国的沃索出版公司(Verso Books)与位于柏林的罗莎·卢森堡基金会(Rosa Luxemburg Stiftung)及迪茨出版社(Dietz Verlag)合作,致力于发行一套14卷的英文版《罗莎·卢森堡全集》。我们发行这套全集的目标是,囊括罗莎·卢森堡所写的全部文献——随笔、论文、演讲、著作、信件以及一些残留的手稿。

这14卷中的每一卷都将按照最高规格的学术标准进行出版。每卷都将包含最新的编者的话,让读者在参看罗莎·卢森堡所涉及的话题的同时代相关参考文献的同时,了解许多关于她的历史资料、文学作品及传记等相关背景。每卷中也会包括文中所提到的人名的详细汇总表。另外,每卷还将提供完整的书目信息,包括卢森堡引用或提到的其他人的每一部著作的出版者和出版日期。我们这样做是为了确保这个版本的《罗莎·卢森堡全集》无论对学者还是普通读者都是普遍适用的。

需要指出的是,已有的卢森堡的相关英译本并非都有这种学术性的考虑。举个例子来说,在《资本积累论》的最早英译本中(1951年版),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参考文献来自于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1905—1910年编辑的德文版。在当时这样做是恰当的,因为那时还没有这一著作的英译本。但是,最近的一版(2003年版)仍然照搬了前一版本(1951年版)考茨基的参考文献,尽管这时已经有了马克思著作的相关英译本,而且考茨基所编辑的那个版本已被公认为是不可靠的。在新版的《资本积累论》(由尼古拉·格雷(Nicholas Gray)翻译并由我编辑)中,我们已对此作了更正,提供了书中所能找到的马克思(以及很多其他作者)全部引文的英文参考版本。

英文版的《罗莎·卢森堡全集》将被分为三大类。第一类包括了她的主要的经济学著作，第二类包含她的政治学著作，第三类则包含她的全部信件。如果不了解她作为一个经济理论家的工作，我们就无法完全理解她的全部贡献，因此我们选择以她的经济学著作作为《全集》的开端。必须承认，将她的毕生之作分为经济的和政治的著作在某种程度上说是武断的。正如她在书信中所说，她最初研究经济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政治问题的刺激，即欧洲帝国主义向亚洲和非洲的扩张。她试图理解帝国主义现象以及它如何预示着资本主义的“最终危机”或灭亡，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她在经济学方面所做的研究工作。同时，她的很多“政治”著作，如《社会改良还是革命？》，也包含了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及其走向周期性危机倾向的绝妙分析。然而，考虑到卢森堡在其主要经济著作上所投入的时间、精力和关注程度，我们觉得，以包含着她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精妙和严密理解的经济著作作为全集的开端是很有意义的。

其经济学著作的第1卷出版于2013年11月，包括《国民经济学入门》的首个英译本、由伊籐(Narihiko Ito)教授发现的卢森堡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党校的讲稿和研究所组成的7篇手稿以及一份关于工资理论的手稿(这份手稿随后被德国的卢森堡传记作者和学者A·拉施扎(Annelies Laschitzka)鉴定为卢森堡在1897年苏黎世大学就读时所做)。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卷将获得广泛的关注。首先，《国民经济学入门》纵览了资本主义的本质、起源、历史及其内在矛盾。我们相信它将为希望更深层次地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复杂性的新一代活动家们提供重大帮助。第二，党校期间的手稿和演讲说明了卢森堡是如何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经济和政治现象研究的同时，为当时新兴的人类学和人类文化学领域做出重要贡献的。卢森堡对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赞赏——“它们超凡的韧性和稳定性……它们的弹性和适应性”^①正是研究公共社会和财产关系的反资本主义活动家的兴趣所在。她对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赞赏必将为我们在现时代选择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其他社会形态提供有益借鉴，而这也正是当代最重要的理论和实际问题之一。第三，整体来说，通过这一卷我们将更好地理解作为经济历史学家的罗莎·卢森堡，而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手稿中对于中世纪、古希腊和古罗马奴隶制的远见卓识。

其经济学著作的第2卷，最早于2015年出版，包括《资本积累论》、《资本积累——一个反批判》的最新译本以及她为弗兰克·梅林(Franz Mehring)的《马克思传》所写的关于《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的相关章节(在关于卢森堡的英文文献中，她也是《马克思传》的作者之一，这一点少有人知)。1951年首版由艾格尼丝·史瓦西(Agnes Schwarzschild)翻译的《资本积累论》英译本尽管在某些方面是合适的，却仍旧有许多不足之处：他们不仅仅省略了最初的副标题“对帝国主义解释的贡献”，也省略了卢森堡在1912年12月所写的简序，在这份简序中她将她的唯物主义和“科学”研究与“实践的、当代的、帝国主义政治”紧密联系起来。鉴于资本的全球扩张逐渐破坏了生态并威胁到了人类自身的社会存在，反对这种趋势成为了现时代的紧要需求，这恰恰是我们重新审视卢森堡对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整体论述的绝佳时刻。

紧接着我们将出版卢森堡的政治著作，共7卷。最初我们计划按编年顺序出版，也就是以她关于波兰马克思主义运动的论述开始，以她1918年至1919年关于俄国和德国革命的著述结束。然而，鉴于发现了许多从前不为人知或未出版的卢森堡的著作，我们决定按主题来出版。几个月前，迪茨出版社出版了德文版《罗莎·卢森堡全集》的增补性的第6卷，由德国的A·拉施扎和埃克哈特·穆勒(Eckhard Müller)共同编辑，共927页，包含了1893—1906年间出版的不为人知的卢森堡的全部文献，其中包含许多首次面世的政治文献的英译本。同时，霍尔戈·波利特(Holger Politt)正在准备翻译卢森堡关于波兰运动的著作，而这项工作的成果也将被纳入英文版的《罗莎·卢森堡全集》。

鉴于诸多新发现的材料，卢森堡的政治著作将以“论革命”的3卷本为开端，其中包括卢森堡对于1905年和1917—1918年俄国以及1918—1919年德国革命的广泛分析。我们相信，这些卷本将引发英语世界关于罗莎·卢森堡贡献的新看法。显而易见，革命是卢森堡全部生命和思想的核心主题。以一系列的卷本

① Rosa Luxemburg, “The Dissolution of Primitive Communism”, in Peter Hudis & Kevin B. Anderson (eds.), *The Rosa Luxemburg Reader*.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Books, 2004, p. 110.

来反映她对于她所在时代不间断的革命运动的反应和分析将使人们更好地理解她的宣言,“革命就是一切,其他的都是些无关痛痒的东西”。接下来几卷将围绕其它鲜明主题展开,诸如民族、帝国主义等。

英文版《罗莎·卢森堡全集》还将包含5卷本的书信,这些书信借鉴了迪茨出版社出版、由A·拉施扎和冈特·瑞祖(Günter Radczun)编辑的德文版书信集。英文版《罗莎·卢森堡全集》的出版有赖于诸多人士的不懈工作,如弗利克斯·泰琪(Feliks Tych),伊藤成彦,A·拉施扎,霍尔戈·波利特和许多其他人。当然,全集的出版也离不开罗莎·卢森堡基金会的埃费林·维帝希(Evelin Wittich)的辛勤工作,她在这个项目中给予了我们全方位的帮助,我从心底里感谢她。

三

为了给英文版《罗莎·卢森堡全集》造势,英国的索沃出版社在2011年出版了一本由A·拉施扎和格奥尔格·阿德勒(Georg Adler)共同翻译的《罗莎·卢森堡书信》英译本。这本600页的书信集是迄今为止最全的英译本书信集,其中有很多信件是第一次出现在英语世界的公众面前。

我们在介绍全集时附带介绍这本书是为了让大家注意卢森堡的兴趣及其贡献的多面性和多维性,这一点可以在思想家本人的信件中得到最明显的体现。

这本书受到了如此广泛的关注和评论,无论是在学术期刊、进步期刊、网站,亦或是大量发行的流行杂志和日报上。在过去的50年中,罗莎·卢森堡从未在英语世界获得过如此广泛的评论与注意,包括杰奎琳·罗斯(Jacqueline Rose)在《伦敦书评》(*London Review of Books*)上的评论、希拉·罗博瑟姆(Sheila Rowbotham)在《卫报》(*The Guardian*)上的评论、维维安·戈尼克(Vivian Gornick)在《民族报》(*The Nation*)上的评论、克利斯朵夫·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在《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上的评论、乔尔·沙利特(Joel Schalit)在《犹太前进报》(*The Jewish Daily Forward*)中的评论、亚当·柯升(Adam Kirsch)在《犹太人书评》(*The Jewish Review of Books*)上的评论、乔治·费希(George Fish)在《新政治》(*New Politics*)上的评论、莱斯利·张伯伦(Lesley Chamberlain)在《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上的评论以及其他的许多评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被如此公然讨论的现象是非常罕见的,尤其是在美国,所以我们很欣慰这套书获得了如此良好的反响。

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卢森堡的书信集会得到如此非同寻常的关注?对今天世界各地出版卢森堡著作的热潮,我们又该如何认识?

显然,对卢森堡的评论发掘出其遗产的不同方面。一些人看到了她坚定倡导社会主义民主的承诺以及她为克服资本主义所做的努力,另一些强调她对于资本全球化的远见卓识。其他的一些人则侧重于她的独特人格,从而论述其中所包含的许多方面。正如英国的女性学者和哲学家杰奎琳·罗斯所说,对卢森堡而言,革命和灵魂的流沙或多或少是一件事。在这种语境中,一致性是决定性的;不是因为它是仅有的知识遗产,而是因为它体现了私人和政治之间的不断摩擦。罗斯与其他许多评论家一样,认为卢森堡试图打破外部世界与内部世界的藩篱,即打破政治世界的斗争和内在认可之间的藩篱。通过打破传统分类,卢森堡使我们得以在一个更广阔的领域里去想象人类解放,而不是仅仅局限于经济产量的分层和政治组织中。正如卢森堡在1916年给玛蒂尔德·伍尔木(Mathilde Wurm)^①的信件中所写的那样,“努力坚守人性”的号召似乎吸引了许多人重新审视罗莎·卢森堡遗产。

由于这个原因,我不认为我们应该过多地担忧那些发表“在公共场合中的(关于卢森堡的)积极评论而不是习惯性的去考虑关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讨论”^②。没有人能够“占有”罗莎·卢森堡,包括我们中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出版和传播其思想的人。如果有些人并不认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但由于卢森堡的迷人人格而被引向对资本主义的彻底弃绝,那就更好了。那将真正地使她成为“一块充满无限可能性的领域”,毕竟,这恰恰是她最想被人所记住的方式。

^①Rosa Luxemburg. "Letter to Mathilde Wurm", December 28, 1916. In Georg Adler, Peter Hudis & Annelies Laschitzka (eds.). *The Letters of Rosa Luxemburg*, p. 363.

^②参见 Helen Scott. "Rosa Luxemburg, in the storm of struggle",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 2012, 81, p. 34.

研究及翻译罗莎·卢森堡著作的重要性

Evelin Wittich [著] 秦蔡思遐 [译]

自从为基金会选定名称之后，罗莎·卢森堡基金会(Rosal Luxemburg Foundation, RLS)就一直致力于研究罗莎·卢森堡的思想遗产。起初，我们并不知道这个决定会对基金会的身份、形象和角色产生什么深远的影响。这个基金会的主要工作主题是公共政治教育，研究罗莎·卢森堡及其他和社会主义政治教育密切相关的重要主题。我们在提供丰厚奖学金(现在接近1000欧元)的同时，也与遍布世界各地的18个办事处的同仁们一起工作。

在基金会工作的伊始，我们并不清楚是否有很多关于卢森堡的研究工作要做。然而，罗莎·卢森堡研究工作被证明是既紧张而又充满活力的，它已经并将继续吸引大量的活动家参与进来，这其中就有国际罗莎·卢森堡协会(International Rosa Luxemburg Society, IRLG)。国际罗莎·卢森堡协会成立于1980年，自那时起，它就一直致力于研究罗莎·卢森堡的著作，并不断为新出现的争论做出重要贡献。2000年起，德国罗莎·卢森堡基金会与国际罗莎·卢森堡协会开展了一系列良好的合作。来自日本的伊藤成彦(Narihiko Ito)教授已计划出版一套罗莎·卢森堡著作的日文集，遗憾的是我们暂时并不清楚这套文集的进度。

德国罗莎·卢森堡基金会及其合作者正在世界各地有条不紊地进行一项工作，即研究政治教育及受罗莎·卢森堡思想遗产影响的社会主义左翼所关注的政治问题。在与国际罗莎·卢森堡协会进行合作及卢森堡地区基金会和国际办事处同仁们的共同努力下，德国罗莎·卢森堡基金会已经在莫斯科、约翰内斯堡、巴黎、东京和广州等地成功举办了多次会议及研讨会。同时，在阿雷格里港(Porto Alegre)、爱尔福特(Erfurt)、布宜诺斯艾利斯及柏林也召开了多次世界社会论坛。这些会议讨论的主题都集中在当代社会主义左翼所面对的核心问题上。罗莎·卢森堡的思想有如此多的方面与现时代密切相关，她对政治、民主及革命、民族主义和女权主义的关系及政党的理解，对广大政治活动主体——民众——所应扮演的角色的看法以及她在经济学上的著作和她关于军国主义和战争的看法，都是相当令人惊讶的。许多人仍旧对罗莎·卢森堡有着强烈的好感，不仅仅因为她的政治信仰，也因为她是一位热爱生活、艺术、自然的感性的女人，也正是因为这些性格特质使得她不断为社会正义而战。许多截然不同的人们被她的著作及她性格的不同方面所深深吸引并深受鼓舞。

社会主义左翼很少能够令人信服地将罗莎·卢森堡关于正义、团结、自由和解放的抽象概念运用到实践中去，为缺乏政治头脑的人们做榜样。然而，罗莎·卢森堡却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例子。她对于自身行为及思维完整性的忠诚(哪怕在特殊时期)以及她对于哪怕是敌人的真诚态度，都是值得效仿的。最终，社会主义左翼只能鼓励大家向解放迈进并通过追逐那些理想来远离剥削和压迫。

在100多年间，始终会有一些带有情感色彩的关于修正主义基本问题的争论出现。在我看来，现时代关于修正主义基本问题争论的核心问题与过去有着同样高的水平。遗憾的是，这意味着很难发展出反映罗莎·卢森堡想法的解决这个问题的持久性方案。

在最初的讨论(1889—1903年)中，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 Party of Germany, SPD)陷入了本质上的两难境地：党变得越强大，它的群众基础(记住，在那个时候妇女并没有投票权)越广泛，它的领导者就越多地强调对于资产阶级社会的仇恨和敌意。社会民主党的领导者持续将这作为其日常事务的一部分，而党很显然无法简单地将革命目标和大众政党的政治实践结合起来。尽管爱德华·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曾尝试着去提供一个解决这个两难境地的理论方法，罗莎·卢森堡却立即意识到他的方法只会导致对党的领导权及党的某些部分的自我满足感。卢森堡清楚地知道，这将最终致使社会民主党与阶级斗争和建立正义社会的目标越走越远。

在《社会改良还是革命》的前言中,罗莎·卢森堡这样写道:“初看这个标题大家可能会觉得惊讶。社会民主难道会反对改良吗?我们可以把社会革命——这对旧秩序的转换——我们的终极目标——与社会改良进行对照吗?当然不可以。为了改良、为了在现有社会秩序的框架内改善工人的状况、为了建立民主制度而进行的日常斗争,是社会民主坚实的纽带。为了改良而进行的斗争只是手段,而社会改革,才是它的最终目的。”^①

人们对于修正主义所持的看法自始至终都取决于他们的政治方法。在罗莎·卢森堡那里,正是她坚定的人文主义及正义感为她的政治活动和工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获得并维持权利地位并不是她最重要的目标,而只是他们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尽管不同政治方法之间的差异并不总是那么清晰,而且这种差异很少被正视或公开谈论,当代左派、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间的讨论,却往往强烈地表现出各自政治理解之间的显著差异。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罗莎·卢森堡写道:“不受约束的革命力量和人类的感觉,——才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意。”^②她坚定的理想主义旨在不断提醒工人运动,它需要对最初的革命保持忠诚,并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罗莎·卢森堡无情地批判了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并指责他们不再受革命的人本主义驱使,甚至忘记了他们本来的目标。而这种偏离导致了一种惯例:认为改良是革命斗争的替代品,使得工会官僚主义和政党机器在选举上投入越来越多的影响力。简而言之,党开始采取投机的形式来适应资本主义^③。

罗莎·卢森堡理论中最重要的行动者即“群众”,但是她并没有对群众抱有幻想。“没有什么比人类心理更变化无常。就像无边的海洋包含了很多种可能性——有时死一般的寂静,有时又有肆虐的风暴——那样,群众的心理也包含着最基本的懦弱和最疯狂的英雄主义。群众总是根据时代的环境成为他们必须要变成的,而且他们总是随时可能成为截然不同于他们看起来将成为的样子。好的船长只需要基于海洋表面的情况使船沿着固定线路航行,而不需要从天空的迹象和海洋的深度来得出关于即将到来的状况的结论。对于群众的失望总是一个政治领导者身上最受谴责的品质。一个拥有伟大品质的领导者运用策略,不是根据大众瞬间的情绪,而是通过提高最低限度并始终坚持这些策略,不管民众们的失望情绪,然后平静的等待历史见证其工作成果。”^④

但是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在很多情况下,这些活动者们并不知道罗莎·卢森堡的实际工作及历史条件,而这对于她的思想和著作恰恰是至关重要的。她曾在她的时代存活并一直工作和斗争着,并不是在现在,但她的思想、政治担当、科学工作——她整个人对于今天都是有趣而重要的——尤其是对于过去的社会主义运动而言。

这就是我们要继续研究和翻译其著作的原因。

自1990年以来关于罗莎·卢森堡的研究

罗莎·卢森堡基金会萨克森办事处(RLS Saxony)已经在克劳斯·金纳(Klaus Kinner)教授的指导下开展了长期的研究,并且已经出版了一系列出版物,特别是有关于德国民主党历史的。很显然,罗莎·卢森堡在这一领域是一个重要的人物。

1970—1975年的德文版罗莎·卢森堡著作的5卷(第1卷第1辑、第2卷第1辑、第3卷、第4卷和第5卷)及其修订版都是她著作的首版。另外,迪茨出版社在1984—1992年间先后出版了罗莎·卢森堡的书信集。这个版本成为了之后其他版本及罗莎·卢森堡研究工作的基础。然而这并不妨碍全集的出版。德国A·拉施扎(Annelies Laschitzka)教授(最初的德文版的合作编辑)和艾克哈德·穆勒(Eckehard Müller)正在为尚未出版的德文版全集一起工作。

① Rosa Luxemburg. *Gesammelte Werke* Band 1/1. Berlin: Dietz Verlag, 1990, p. 369.

② Rosa Luxemburg. “Eine Ehrenpflicht”, in *Gesammelte Werke*, Vol. 4. Berlin: Dietz Verlag, 1990, p. 406.

③ 参见 Rosa Luxemburg im Internationalen Diskurs. Berlin: Dietz Verlag, p. 31.

④ Rosa Luxemburg. “Rosa Luxemburg an Mathilde Wurm”, 16. Februar 1917, in *Gesammelte Briefe*. Band 5, Berlin: Dietz Verlag, p. 176.

在2014年,他们出版了未出版过的罗莎·卢森堡著作德文版第6卷,包含了卢森堡1893年至1906年之间的著作。现在他们正在翻译卢森堡1907—1918年间著作的第7卷。其中包括有1907—1913年间的一个包含了9个文件的复杂文件,这376页的文件中包含了迄今为止未知的经济理论、经济史及她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办的党校中的演讲文件。这一卷中还包含以下资料:1.关于卢森堡的国民经济理论演讲的报刊及警方报告;2.为梅林(Franz-Mehring)的《马克思传》所撰写的手稿(惊人的发现);3.对于危机史及卡特尔(cartel's)和克拉斯(trust's)发展倾向的注意,以及对于农业大大小小企业、南非历史、奴隶制的注意……;4.对于拉萨尔(Lassalle)的注意;5.关于文学;6.关于英国革命、欧洲17世纪的战争及内战等。

霍尔格·波利特(Holger Pollit)是罗莎·卢森堡基金会华沙办事处(Warsaw office of RLS)的首位主任及建立者,一直致力于研究罗莎·卢森堡,他在华沙档案馆(Warsaw archives)里发现了2000多页的罗莎·卢森堡未被知的尚未翻译的著作。他得到了罗莎·卢森堡主要研究者及专家之一的菲利克斯(Felix Tych)教授的大力支持。霍尔格·波利特在2013年出版了罗莎·卢森堡的波兰语著作《民族自治问题》的德文版,并在2015年出版了著作《1905/06年工人革命》。他发现了这部波兰手记并将它翻译为了德文。乔恩(Jorn Schütrumpf)博士和迈克·布里(Michael Brie)教授也已经在这方面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在这里我并不能全部列出来,但很明显的是,我们已经可以广泛地利用罗莎·卢森堡的著作了。

所有这些研究清晰地表明,罗莎·卢森堡的著作和思想很明显是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的直接主要继承人,并且她对他们的理论做了部分的发展。

目前关于罗莎·卢森堡著作的翻译情况

1.由彼得·胡迪斯(Peter Hudis)主编、沃索出版社(Verso books)发行的英文版《罗莎·卢森堡全集》。到目前为止,罗莎·卢森堡的英文版著作只翻译了全部著作的不到10%,翻译效果也有待进一步提高。第1卷《罗莎·卢森堡书信集》已于2011年出版。德文版全集是英文版全集的基础,但是英文版全集并不同于德文版全集。如在德文版书信集(1989年迪茨出版社(Dietz Verlag))的基础上,英文版中增加了40封信件。最重要的不同在于,英文版是按照不同主题进行分类的,最终将发行2卷经济学著作,3卷关于革命的著作。最后,所有的信件都将被出版。我们决定分主题来出版这套全集,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关注到这部全集。这是从研究及不同利益集团的角度出发而发行的一个版本。同时,新发现的著作也将纳入英文版全集。如果在这项工作中有不那么准确的地方,我们将会修改它。这是非常行之有效的、诚心实意的合作,也是10年中最重要的工作和需要。随后的《罗莎·卢森堡全集》,例如中文版的,也可以借鉴我们的经验。每一个版本都有自己的重要性和特质。

2.位于圣保罗(Sao Paulo)的办事处出版了针对巴西和葡萄牙的3卷本葡萄牙语《罗莎·卢森堡选集》。

3.我们正在准备出版土耳其语卷本,但目前尚未开始。但我们已翻译了罗莎·卢森堡的波兰语著作《民族自治问题》和《1905—1906工人革命》,并收到了来自土耳其大学的积极反响和强烈兴趣。

4.对于阿拉伯国家,罗莎·卢森堡的一些著作正在被翻译为阿拉伯语和法语,例如《论俄国革命》。在近东及北非国家,我们将在2016年出版阿拉伯语版和法语版。它包含了:罗莎·卢森堡关于殖民理论、反批判的著作及《资本积累论》;关于社会—民主—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社会政治运动的著作《社会民主党的危机》(Die Junius-Broschüre, 1915);关于布尔什维克政治的著作《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1904),《论革命的策略》(1906),《三种杜马的教义》(1908)和《论俄国革命》(1918)。

2015年在柏林举办的关于罗莎·卢森堡研究工作的小型研讨会上,来自英国伦敦的画家凯特·埃文斯(Kate Evans)参会并赠予了一本关于罗莎·卢森堡的漫画集,这引起了大家的共鸣。这门艺术将是我们向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展示罗莎·卢森堡的极好机会。

作为研讨会的结果之一,我们将为翻译者筹办专题研讨会。翻译是版本质量的基础,为此,英文版的译者们正在努力负责任地工作着。如经济学著作第2卷的翻译者尼古拉斯·格林(Nicolas Gray),在

引言中解释了他对于一些罗莎·卢森堡所使用的德文词语的特殊翻译、可能的翻译以及他选择词语的原因。这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不同的翻译会导致不同的理解。这正是将文章从作者所使用的原始语言翻译成其他语言的基础。卢森堡的原用语为德文和波兰文。

在这里我要预祝正在筹备的中文版《罗莎·卢森堡全集》取得成功!这是一项十分重要而且令人感到有趣的工作。中国的读者可以从中了解到许多内容:如德国、波兰和欧洲100年前的历史;德国、波兰、俄国及欧洲民主党派的发展历史;社会民主党的分裂;关于斯大林主义的替代性思考,斯大林主义的发展以及“真正的社会主义”东欧的崩溃;罗莎·卢森堡的日常生活。这个版本无论是对于历史和政治研究,还是那些对政治感兴趣的人,都是相当重要的。

罗莎·卢森堡的著作和研究文献在中国的出版与刊发

邓仁娥

罗莎·卢森堡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著名领袖,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是第二国际的左派思想家和理论家。她生活和战斗在一个充满复杂社会矛盾和革命难题的历史时代,但她以自己的革命意志和思想智慧创造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可歌可泣的伟大壮举,她的思想和胆略以及优秀的革命品质,是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的永恒的宝贵财富。

国内马克思主义学术理论界对罗莎·卢森堡的关注由来已久。近30多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史研究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界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界、德国现代史研究界,都一直对罗莎·卢森堡的研究比较重视。近年来学术界研究她的思想和著作的兴趣和意愿日益增强,且有持续升温之势。为了适应这种学术状况,系统地回顾和总结罗莎·卢森堡的著作和对罗莎·卢森堡研究论著在中国的出版和刊发情况,把握研究卢森堡的中文文献资源存量与增量的状态,当对国内外的卢森堡研究有一定的明了底里的帮助和促进作用。所以笔者花了一些时间,对国内出版与刊发这些的文献的历史与现状作了梳理工作,并认为这个工作有一定的学术意义,因此乐于把它提供给大家,供学术界和出版界同仁作为工作参考。

这个梳理包括四部分内容:一是关于罗莎·卢森堡的著作迄今为止在中国的翻译和出版情况;二是研究罗莎·卢森堡的学术著作在中国的翻译和出版情况;三是国内学术研究界、大学和出版界用中文写作的关于罗莎·卢森堡的研究论文在中国的刊发情况;四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撰写关于罗莎·卢森堡的思想的学位论文的成果情况。

第一,罗莎·卢森堡著作在中国的翻译和出版情况

罗莎·卢森堡著作的中文版在中国最早的出现,应该追溯到88年前的1927年3月,由陈寿僧译、胡汉民校订的《新经济学》,由“中国新文社”在中国当时最大的商业中心城市上海出版。新中国在1949年成立后的第6年,即1958年,由三联书店出版了徐坚翻译的《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这本书。第二年,即1959年,三联书店又出版了彭尘舜和吴纪先两人共同翻译的《资本积累论》,1962年三联书店出版了彭尘舜翻译的《国民经济学入门》一书。

到了改革开放新时期,罗莎·卢森堡的著作连续四年在中国都有出版:1981年2月,中共中央编译局出版的学术期刊《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出版了一期增刊,叫做“卢森堡专辑”,其中发表了由编译局的5位研究者翻译的罗莎·卢森堡的6篇论文^①。该专辑中还发表了周懋庸对《俄国革命》手稿的写作、出版及其影响的介绍。专辑的附录中有《罗莎·卢森堡著作目录》。同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邱崇仁

^①这6篇论文是:李宗禹翻译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殷叙彝翻译的《论俄国革命》,于沪生翻译的《再论群众和领袖》和《俄国的悲剧》,晓冰翻译的《国民会议》和周容翻译的《斯巴达克同盟想要什么?》(摘录)。

和傅韦翻译的《狱中书简》。1982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柴金如等翻译的罗莎·卢森堡和俄国的布哈林的合辑著作《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198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王以铸翻译的《论文学》。198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卢森堡文选》上卷。6年以后，到1990年冬天，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卢森堡文选》下卷。在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的图书发行还是实行计划经济，图书印数必须要通过新华书店进行征订，然后出版社根据反馈的信息再决定印数。《卢森堡文选》下卷在1990年出版前的反馈预订数不足500册。这个印数，按照中国出版业当时的惯例来说确实是不值得出版印刷的。但是，为了给中国读者提供研究卢森堡的文本，为了推动卢森堡思想的研究工作，人民出版社没有考虑经济损失，毅然印出了这几百册。与这种情况相比较，在20世纪90年代末以后，中国学者和广大读者对罗莎·卢森堡的兴趣日益增加，因而对卢森堡著作的需求也不断递增。到了2010年前后，有些学者听说人民出版社打算出新版的《卢森堡文选》，便主动打来电话催问具体的出版时间，这说明中国学术界对罗莎·卢森堡著作的出版有强烈的渴望。而由李宗禹研究员编译的新的《卢森堡文选》到2012年才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新文选的文本，是以前那个上下卷《卢森堡文选》的译者在原有文本的基础上，对卢森堡思想更深入一步的研究，形成了新的更为确切的理解，并对以前的那个上下卷《卢森堡文选》的内容作了调整，增加了《论俄国革命》等篇章。应该说，上面所谈到的这三本《卢森堡文选》，到目前为止是在国内具有权威性和完整性的卢森堡著作的中文版本。

这里还不应该忘记另外两本罗莎·卢森堡的著作，那就是由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论俄国革命·书信集》（殷叙彝译）和花城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狱中书简》（傅惟慈等译）。

第二，中国学者研究罗莎·卢森堡的学术专著和介绍罗莎·卢森堡的通俗著作的出版情况

早在94年前的1921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李达就在上海的《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上发表了《介绍几个女革命家》一文，其中有一部分专门介绍罗莎·卢森堡。这是中国学术理论界第一次关注罗莎·卢森堡。1922年，李达又发表了《李卜克内西传》和《女权运动史》两篇文章，在这两篇文章中，他都高度赞扬和评价了卢森堡的思想、才华与人格魅力，使中国的学术理论界进一步熟悉了罗莎·卢森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1956年，人民出版社组织研究专家编写了一本第二国际的6位马克思主义者的传记合辑，书名叫做《威廉·李卜克内西、奥古斯特·倍倍尔、保罗·拉法格、弗兰茨·梅林、罗莎·卢森堡、卡尔·李卜克内西》，其中对罗莎·卢森堡的介绍，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一次。从那时开始到现在，国内出版的研究和介绍罗莎·卢森堡的著作共有10本。它们是：1. 商务印书馆1972年出版的程人乾著《罗莎·卢森堡》，该书在1994年由人民出版社再版。2. 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苏）叶夫泽罗夫和亚日鲍罗夫斯卡娅著《罗莎·卢森堡传》。3. 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尹庆军著《倍倍尔·卢森堡·蔡特金·台尔曼的故事》。4. 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德）玛丽亚·赛德曼著、曹伯岩译《罗莎·卢森堡与列奥·约吉谢斯》。5. 时事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陈其人著《世界体系论的否定与肯定——卢森堡〈资本积累论〉研究》。6. 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出版的陈其人著《卢森堡资本积累理论研究》。7. 人民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熊敏著《资本全球化的逻辑与历史——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理论研究》。8. 人民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何萍主编的《罗莎·卢森堡思想及其当代意义》。9. 人民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贾淑品著《列宁、卢森堡、考茨基与伯恩斯坦主义》。10. 工人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孙兰芝著《卢森堡》。

第三，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研究罗莎·卢森堡的学术研究论文刊发情况

从1979年开始，就有介绍罗莎·卢森堡的研究论文在国内的学术刊物上发表。根据大体统计，从这一年开始到2015年初，在中国的学术期刊（包括大学学报、各级社会科学院的学术刊物以及其他学术机构的刊物）上，有研究和介绍罗莎·卢森堡的生平、思想、著作、活动的学术论文共计有224篇。其中刊发论文数量最多的是1981年和2006年。1981年是20篇，2006年是34篇。其余刊发较多的年份分别是：1982年8篇，1983年7篇，1991年和1992年各5篇，2002年6篇，而2005年10篇，2007年7篇，2008年9篇，2009年17篇，2010年10篇，2011年14篇，2012年16篇，2013年9篇，2014年10篇。通过这些数字我们可以看出，2005年以来的近10年，与此前的20多年相比，对罗莎·卢森堡的学术研究

在中国一直处于一个比较稳定的高涨期。

第四,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大学已经通过学位答辩的研究罗莎·卢森堡的学位论文的成果情况

应该看到,已经通过答辩的学位论文是研究著作出版的后备学术资源。例如像第二部分中熊敏和贾淑品的研究专著,就是在她们的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加工写作而成的。

2001年以来,国内(未包括港澳台地区)以罗莎·卢森堡研究为论题的硕士博士论文总共有25部,其中博士论文6部,硕士论文19部。这25部学位论文分别是:龙润霞硕士的《卢森堡社会主义革命理论评析》(1986),杨少军硕士的《论卢森堡的建党思想》(1988),姜乃兵硕士的《罗莎·卢森堡的民主观评析》(2004),熊敏博士的《资本全球化的逻辑与历史: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理论研究》(2006),刘政仙硕士的《论罗莎·卢森堡对妇女解放运动的贡献》(2007),张传恩硕士的《罗莎·卢森堡与列宁在党建问题上的争论及其启示》(2007),张小红硕士的《论罗莎·卢森堡的民族思想》(2008),刘长军硕士的《论卢森堡的马克思主义观》(2008),何边硕士的《卢森堡〈资本积累论〉的解读》(2008),张丽红硕士的《罗莎·卢森堡的民主思想与列宁的民主集中制思想的比较研究》(2008),闵凯硕士的《卢森堡资本积累理论及其现实意义》(2009),温士兴硕士的《罗莎·卢森堡民主思想研究》(2009),王琳琳硕士的《论罗莎·卢森堡的民主观》(2010),黄杰博士的《罗莎·卢森堡政治哲学研究》(2010),卢迎春硕士的《论罗莎·卢森堡的社会主义观》(2010),贾淑品博士的《卢森堡对伯恩施坦主义的认识与批评》(2011),张小红博士的《罗莎·卢森堡总体性方法研究》(2011),赵春清博士的《历史与人的解放:罗莎·卢森堡社会革命思想研究》(2011),王莉硕士的《罗莎·卢森堡哲学思想》(2011),李静硕士的《罗莎·卢森堡思想研究》(2012),范冉冉博士的《卢森堡总体性视域下的社会主义思想研究》(2012),赵晨硕士的《罗莎·卢森堡经济理论述评》(2014),沈文翠硕士的《列宁和罗莎·卢森堡群众观的比较研究及当代价值》(2014),袁征硕士的《列宁与罗莎·卢森堡民主思想比较研究》(2014)和钟路硕士的《罗莎·卢森堡的民族思想研究》(2014)。这些论文共有15个论题,其中,研究卢森堡民主理论的有5部,研究卢森堡经济思想的4部,研究卢森堡社会主义理论的2部,研究卢森堡革命理论的2部,研究卢森堡民族理论的2部,研究卢森堡妇女理论的1部,研究卢森堡群众观念的1部,研究卢森堡总体性方法的1部,研究卢森堡哲学思想的1部,研究卢森堡党建思想的2部,研究卢森堡马克思主义观的1部,研究卢森堡政治哲学的1部,研究卢森堡与伯恩施坦关系的1部,从整体上研究卢森堡思想的1部。这些学位论文反映了中国学术界在卢森堡研究领域后继人才的茁壮成长,也表现了中国在研究罗莎·卢森堡的学术领域的教育思想取向和后备人才培养的学术水平。

国内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界和出版界一贯认为,罗莎·卢森堡研究文献和研究著作的出版,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史文献出版和学术研究出版事业的一个有机的、不可分割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一定会有《罗莎·卢森堡全集》中文版的出版,以及关于罗莎·卢森堡的大量研究著作(包括中国学者的研究著作和翻译外国学者关于罗莎·卢森堡的研究著作)的中文版的出版。

关于罗莎·卢森堡波兰文著作的一些内容

Holger Politt [著] 刘艳芳 [译]

罗莎·卢森堡用德文写下了大约长达6000页的著作,用波兰文写下了约3000页的著作。用德文写成的那部分不仅在德国,而且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人们所熟知的。用波兰文写成的那部分很多还是不为人知,肯定不及德文部分知名度高——这不仅是在世界范围,而且在波兰国内也是如此。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只能从罗莎·卢森堡的著作在20世纪的接受史中去寻找。

罗莎·卢森堡所写的大多数波兰文著作都是为私运到其他国家的非法报刊而写的。这些国家包括

法国、德国、奥地利以及俄国波兰语地区的工业中心——波兰王国。在1815年到1915年间，拥有13万平方公里广阔土地及1000万居民的波兰王国成了沙俄的西部地区。华沙和罗兹是重要的工业和工人中心。自1890年起，当地便出现强大的工人运动。

罗莎·卢森堡撰稿的第一份报刊是《工人事业》(*Sprawa Robotnicza*)。那时她还在瑞士。《工人事业》是沙俄境内第一份社会民主刊物。从1893到1896年，该报出版了25期并发行1000份。罗莎·卢森堡是该报的四个编辑之一，每一期都为该报撰写一些文章。

另一份合法出版的社会民主刊物是1902年到1913年的《红色旗帜》(*Czerwony Sztandar*)。在此期间该报出版了190期，其中超过100期出版于1905年到1906年的革命期间。革命期间《红色旗帜》发行了15000到20000份，并增刊1000到2000份。《红色旗帜》的主编是利奥·约基希斯(Leo Jogiches)，他是罗莎·卢森堡在政治事业和波兰社会民主运动上的亲密伴侣。

从1902年到1904年和从1908年到1910年出版了41期《社会民主党评论》(*Przegląd Socjaldemokratyczny*)——波兰社会民主运动最重要的理论刊物和欧洲社会民主运动中最好的理论报刊之一。利奥·约基希斯是编辑，罗莎·卢森堡是主要撰稿人。1908年到1909年间在这个刊物上刊印了罗莎·卢森堡波兰文的重要著作《民族问题与自治》。

在大多数情况下，罗莎·卢森堡都是匿名为非法的波兰报刊写作的。发现作者这一身份的重要线索是罗莎·卢森堡那些被保存下来的书信，尤其是与利奥·约基希斯的通信。这些书信是在20世纪50年代由波兰历史学家费利克斯·季赫(Feliks Tych)在莫斯科档案馆中发现。

罗莎·卢森堡用波兰文写作的那部分著作的主要议题是波兰问题、在国际政治环境下沙俄帝国中的民主化之间的关系、最终在1905年1月圣彼得堡爆发的社会革命以及工人的社会民主运动发展的问题。

1893年到1914年期间波兰工人运动主要两个政党的主要议题是民族自决权和波兰独立的问题。波兰社会党(PPS)于1892年在巴黎近郊建立，力主重建一个独立的波兰。该党关于民族问题的杰出人物是马克思主义者卡茨米茨·克勒斯-考茨(Kazimierz Kelles-Krauz)。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SDKPiL)在1893年由罗莎·卢森堡和利奥·约基希斯在瑞士建立，他们认为只有在德国、奥地利和俄国之间的基础上才能找到波兰问题的解决之道。所以，这些帝国之间的工人运动与德国、奥地利和俄国的社会民主党的联系十分重要。

对于今天罗莎·卢森堡著作接受情况而言，一个重要的事实是，自20世纪以来在波兰再无以罗莎·卢森堡为主题的研究，并且在公众印象中这些研究是消极的。这不仅源于罗莎·卢森堡对波兰问题的看法，还源于人们对波兰社会主义政权的主流印象。这就是为何要保留罗莎·卢森堡波兰文著作的原因所在。然而，通过其他语言，尤其是通过德语和英语保留这些著作如何可能，则是需要我们继续研究的重要内容。

中国学者研究罗莎·卢森堡思想的学术视阈 和理论旨趣回顾

张小红

1921—1922年间，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达先后在《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上发表《介绍几个女社会革命家》、《女权运动史》等文章，介绍罗莎·卢森堡这位卓越的国际工人运动史上的革命家、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革命的一生和忘我的牺牲精神。罗莎·卢森堡开始进入中国人的视野。中国的卢森堡研究总的来说大致经历了介绍传播(20世纪20—40年代)、著作翻译出版(20世纪50—80年代)和思想深入研究(20世纪90年代至今)三个主要阶段，其中，思想深入研究阶段在前两个阶段

的基础上不仅成为可能,而且获得丰硕的成果,出现大量的研究论文、著作^①,特别是在与国际学术界日益频繁的交流中先后于1994年11月在北京、2004年11月在广州、2006年3月在武汉召开了三次罗莎·卢森堡思想国际研讨会,有力地推进了中国学术界的卢森堡研究。本文围绕三次国际研讨会,回顾中国学者卢森堡研究旨趣的变化和视阈的扩展,展望卢森堡研究的未来发展。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凸显了罗莎·卢森堡在世纪初对俄国革命的批评、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等思想的价值。时值罗莎·卢森堡遇害75周年,1994年11月1—3日,由国际罗莎·卢森堡协会和中共中央编译局国际发展与合作研究所共同主办的罗莎·卢森堡思想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召开。这是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国际研讨会,有来自德国、俄国、美国、瑞士、奥地利、匈牙利、荷兰、波兰、韩国、日本等国30多位学者专家,和来自北京、上海、南京、济南、太原等城市的10多位中国学者参加,围绕着6个主题,即革命运动中的罗莎·卢森堡、罗莎·卢森堡与社会主义民主、罗莎·卢森堡的方法与观念、罗莎·卢森堡的遗产、罗莎·卢森堡的书信和罗莎·卢森堡与民族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②。其中,中国学者从《论俄国革命》这一重要文本出发,在肯定了卢森堡关于俄国革命的批判性分析基础上,发掘卢森堡社会主义民主思想,指出,第一,在卢森堡思想中,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义民主是一体两面,最广泛的人民民主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条件和保证。没有人民最广泛地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没有人民的监督,苏维埃的生活会日益陷于瘫痪,官僚主义将大行其道。第二,在政党及其领袖与群众的关系上,卢森堡重视群众的首创精神,始终坚持群众是历史的推动者这一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将卢森堡的观点概括为“自发论”的说法进行驳斥。第三,从哲学命题角度对卢森堡的名言“自由始终是不同思想者的自由”进行解读,认为卢森堡这一名言所体现的自由并不是指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而是本着担心俄国革命在与国内外敌人的严酷斗争中不由自主地趋向专横独断而提出警醒,希望保卫革命果实,践行社会主义民主。第四,从方法论视角指出卢森堡在社会主义模式问题上的贡献。卢森堡认为实现社会主义的模式是多种多样的,是特定的历史条件的产物。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在社会主义革命中采用的策略和措施不应该成为其他国家党必须仿效的唯一模式,相反,各国家党应该根据各国国情探索适合本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模式。而且,因为实现社会主义的模式与作为思想体系或作为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本身不是一个概念,苏联的解体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失败,只要人类解放依然是奋斗的目标,作为思想体系或运动的社会主义就始终存在^③。除此之外,中国学者还就罗莎·卢森堡的民族观点等问题进行了交流讨论。这次研讨会主题丰富,展现了当下卢森堡国际研究的进展,而中国学者的关注点无疑与苏东剧变密切相关,以阅读《论俄国革命》为切入点挖掘她对俄国革命模式、社会主义建设具体策略等的批判性思考,反思苏联模式、反思苏联解体,客观评价卢森堡与列宁的分歧。

时隔十年,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罗莎·卢森堡国际学术研讨会再次来到中国,于2004年11月21—22日在广州召开。这次研讨会由中共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国际罗莎·卢森堡协会、德国罗莎·卢森堡基金会共同主办,华南农业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协办。与会者有来自德国、美国、俄国、法国、日本、印度、奥地利、挪威、瑞士、中国等国50多位专家学者,围绕着罗莎·卢森堡的民主思想、罗莎·卢森堡民族观、罗莎·卢森堡的社会主义观、罗莎·卢森堡关于前资本主义结构的思想等主题进行了热烈且广泛的讨论。民主思想再次成为热点,中外学者分别从制度民主、基层民主、社会民主、党内民主等角度展开深入讨论。其中,中国学者充分关注了卢森堡的党内民主思想,指出,第一,卢森堡的党内民主思想是与列宁的民主集中制不同的“自我集中制”,它一方面体现为党内“大多数人的统治”,这是由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决定的;另一方面表现为一种对党员个人和下级党组织具有约束力的“强制性的综合”,这是与无政府主义、资产阶级所鼓吹的“绝对自由”相区别的。第二,卢森堡反对“极端

①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90年代至今,在中国学术期刊上发表的关于罗莎·卢森堡思想研究的论文有170多篇,著作6部。

②王学东:《罗莎·卢森堡思想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举行》,载《国外理论动态》1995年第3期。

③如殷叙彝以《罗莎·卢森堡“俄国革命”的现实意义》、周懋庸以《自由始终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许苏宁以《把群众看成历史的主人是卢森堡的一贯思想》、胡文建以《罗莎·卢森堡和社会主义模式问题》为题目分别做了交流。参看周懋庸:《罗莎·卢森堡国际研讨会述要》,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5年第1期。

的民主制”，深信群众的首创精神，相信只有始终使自己成为有觉悟的群众的代言人和执行人的政党及其领袖才能越有力量、越有威信。第三，要保证党内的民主，就要允许党员对重大问题展开自由讨论并提出批评建议的自由，即保证党内的思想自由和批评自由，认为这是攸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①。这次研讨会专题更加丰富，卢森堡关于前资本主义结构的思想成为一个新的生长点；主题更加突出，聚焦民主思想反映了中国学者立足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现实观照中运用卢森堡思想反思中国问题。

2006年3月20—21日，由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联合主办的“罗莎·卢森堡思想及其当代意义”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召开，来自12个国家的60多位中外专家学者围绕着罗莎·卢森堡与马克思、列宁的关系、罗莎·卢森堡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论》的当代研究、罗莎·卢森堡的政治哲学等议题展开讨论。这次研讨会与前两次研讨会相比较，中国学者既延续了对罗莎·卢森堡政治思想和社会主义理论的关注，又开辟出研究的新视阈，如在哲学上，从总体性方法、以民主为总体视野的革命辩证法等角度探讨了卢森堡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肯定了卢森堡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开拓了一条不同于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解释路径；在政治经济学方面，重视她最为重要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资本积累论》的当代价值^②，探讨了卢森堡对马克思扩大再生产图式的理解、在资本实现问题上与马克思之间的同与异、卢森堡与《反批判》中的货币资本流通等问题，肯定了卢森堡提出的非资本主义生产形态是资本主义积累的前提，重视帝国主义的经济根源和经济职能，坚持从经济与政治相互统一的原则把握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等观点^③。这些新视阈呈现了中国卢森堡研究的新进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国召开的这三次罗莎·卢森堡思想国际研讨会，主题各异，却也相互承继，始终保持着对卢森堡社会主义理论和政治思想的兴趣，始终秉持着卢森堡思想对于思考中国问题的意义。也正因此，中国学者研究的重心也紧密贴近着时代脉搏，关注点即“社会主义民主—党内民主—《资本积累论》研究”，从社会主义理论、政治思想拓展到政治经济学理论、哲学思想，从各个方面推进着卢森堡思想的研究。但是，卢森堡思想的研究依然存在很大空间，例如资本积累问题，从经济学角度来说它与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的关系、对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金融危机的反思，从政治学角度来说对于理解和思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国现代化的问题等等都有待深化。再如，卢森堡的个人生活情趣与思想之间的关系如何看待，卢森堡与女性解放……这一系列问题的进一步探讨，将随着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何萍教授领衔的《罗莎·卢森堡全集》中文版的翻译工作的推进而得到有力支撑。

-
- 作者地址：熊敏，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Email:18986053505@163.com。
Peter Hudis, Oakton Community College; Illinois 60016 USA。Email:peterhudis@aol.com。
Evelin Wittich, The Rosa Luxemburg Stiftung; Berlin 10243 Germany。Email:evelin@rosalux.de。
邓仁娥，人民出版社；北京 100706。Email:dengrene@aliyun.com。
Holger Politt, The Rosa Luxemburg Stiftung; Berlin 10243 Germany。Email:holger@rosalux.de。
张小红，上海商学院思想政治部；上海 201400。Email:xhzhang2011@163.com。
- 译者地址：秦蔡思遐，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Email:celery_0418@163.com
刘艳芳，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Email:liuyanfang_1990@163.com。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4ZDB002)；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2722013JC003)
- 责任编辑：涂文迁

①庄俊举：《罗莎·卢森堡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年第1期。

②本次会议提交的论文中以该著作基本思想为研究对象的论文约占了2/3，表明卢森堡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在全球化的当下对认识和理解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的理论价值。

③参看何萍：《罗莎·卢森堡思想及其当代意义》，人民出版社2013年。